

# 我们的长征

[守住红军的魂]

BQD 青岛银行 特约报道



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，毛华清作为红军代表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，与众多红军战友合影留念。图为毛华清长子与次子在看合影。

## 为公事“厚脸皮”，为私事张不开口

### 长征老兵毛华清余生献山区报救命之恩

文/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

#### 年轻的八路军连长 被日寇子弹射穿脚踝

1939年秋天，正值日寇的铁骑嚣张之时，一支向火而行的红色队伍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晋陕一带挥师东征，一路打到山东，悄悄进驻位于鲁西南的抱犊崮山区。时年29岁的毛华清就是其中一员，他当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二营三连连长。

那时，抱犊崮山区的村民对这支外地来的抗日队伍感到奇怪，他们的口音有些杂乱，有些战士操一口根本听不懂的江西话或者湖南话，有些则说鼻音很重的西北方言。村民们多不识字，分不清派别，他们只认一点：这是一支打鬼子的好队伍。

很快，鬼子的铁蹄闻讯而至，毛华清所在的部队与日寇在抱犊崮西的石里河遭遇，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。毛华清早已迫不及待，想多杀几个鬼子。不幸的是，就在这场战役中，敌军的一颗子弹射穿了毛华清的左脚踝。这双坚韧的双脚，再也不能继续行军，毛华清留在抱犊崮附近的六合村养伤。

刚开始，毛华清时常捶胸顿足，不甘心掉队。在养伤期间，村民们才知道，原来毛华清的这双脚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，难怪很多战士操着南方口音。那时条件差，毛华清就躺在柴草上养伤。

如今年近九旬的张祥玉老人当时任游击队民兵连女连长，为了更好地照顾为国负伤的英雄，她甚至曾把自己的婚房让出来，给毛华清等人住。

#### 在长征队伍中 经常能看到毛主席

在闲谈中，村民们逐渐了解到毛华清和他所在的队伍英雄般的历史。1910年，毛华清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，每天填饱肚子都是一种奢望。1931年，为了生计，21岁的毛

在临沂市兰陵县下村乡下双沟峪村有这样一位老红军，他曾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打过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，负伤后却自愿扎根鲁西南抱犊崮山区，用余生报答乡亲们战时的救命恩情。

老红军叫毛华清，虽已去世20多年，却仍活在老区人民的心中。



毛华清生前拍过的全家福。

华清参加了工农红军。

参军两年多后，毛华清就经历了险致红军覆灭的最艰难时期。1933年6月，红三军九师编入红一军团第一师，次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，随即踏上漫长的长征之路。

“俺爷说，那时乡亲们知道红军要转移，心里一万个舍不得，拿着火把，提着竹篮，一直送到江边。有的老乡自己吃不上饭，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糯米团和鸡蛋送来。”在毛华清的大儿子毛国栋的记忆中，父亲生前很少提起在长征中打过的战役，“在战斗中行军，有时候仗打完了，还不知道是在哪里。”

毛华清跟子女讲起最多的是行军之苦，打仗没什么，最难挨的是冻和饿。出征时带的布鞋很快就磨破了，很多战士就自编草鞋，草鞋也磨破了，就赤脚走在雪地里，有的战友晚上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。树皮、草根甚至皮带，能吃的都吃光了。“最后实在没的吃了，首长就把自己的军马杀了，战士们一边吃一边掉泪。”毛国栋说，每当忆起这个场景，父亲脸就沉下来。

毛华清对党的感情像泥土一样朴素而又不可或缺。毛国栋

记得，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，父亲哭得很悲痛，这是他一生追随的人啊。

跟别人相比，毛华清对党的感情是摸得着的。毛国栋说，父亲生前曾抱怨，现在的干部不够亲民，一些人官不大架子不小，门都敲不开。而在长征期间，他们跟首长同甘共苦，甚至经常能在队伍中看到毛主席。

#### 亲历平型关大捷 跟鬼子拼过刺刀

1937年8月，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，毛华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二营三连连长，首长对他的评价是，“上阵杀鬼子的一把好手”。1937年9月，毛华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。

“俺爷常提起那一仗，鬼子陷进我军的埋伏，汽车困在泥路上，我军突然发动猛攻，打得他们惊慌失措，打到最后，干脆跟鬼子拼起刺刀。”毛国栋回忆。

对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来说，负伤离队是莫大的痛苦，但不能上阵杀敌，反而要四处躲藏，1939年毛华清中枪后也曾一度陷入壮志难酬的苦闷之中。

1940年4月，日寇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合围“扫荡”。负

伤疗养的毛华清平时住在老乡家里，鬼子一来扫荡，老乡们抬起他就往山上的石窟中跑。

“俺爷一辈子都对这里的人心怀感激。”毛国栋说，战争年代一旦有人告密，战士们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，但是抱犊崮山区的人们善良淳朴，不但没人告发，还救了不少战士的命。

#### 负伤后扎根山东农村 成了有名的跛脚支书

正是基于这份感激之情，负伤后的毛华清决定在这里扎根，经过主动请缨，组织将他安排在下双沟峪村，负责“跑反”，当起反扫荡的情报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威望极高的毛华清当选下双沟峪村党支部书记，跛着一只脚，开始新的长征之路。“村东头的石桥，是老红军上世纪60年代修的；南山上的蓄水池，是老红军上世纪70年代修的……”在他去世20多年后，人们仍能在村里看到他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毛华清一度被打成走资派，两年之内被开了200多场批斗会。但是毛华清“不记人民内部的仇”，还没等摘下“走资派”的帽子，他又忙活着为乡亲们谋福利，下双沟峪村一些老人至今仍记得村里开进第一台拖拉机时的情景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拖拉机在农村绝对是稀罕物，有一年苍山县买了3辆24马力的拖拉机，虽然毛华清在“文革”期间已经卸任村支书，但他二话不说，就跑到县里找领导，最终为村里争取到一台。

70多岁时，他还跛着脚亲自到市里争取支援，为下双沟峪村通上了电。“除了镇政府之外，俺们村是第一个通上电的，要不是他，哪能轮到俺们？”记者在村里走访时，一位老说起老红军毛华清，满是感激之情。

#### 许多战友当了官 他从不因私事叨扰

毛华清自嘲为“厚脸皮”，为了下双沟峪村的公家事儿，他

心甘情愿抛头露面。但在子女看来，父亲的脸皮其实薄得很，为了私事儿，他从来不好意思多开一句口。

早些年，毛国栋也曾对父亲有过一点埋怨，年轻时他有个警察梦。有一次，县里领导特意到村里看望老红军，问是否有困难，县里可以给安排工作。几个待业在家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结果毛华清干笑几声，说了一句，“没困难，都挺好。”

村里人也不理解，在那个年代，以老红军的威望，给子女谋个正式工作并非难事，可他没有这么做。毛华清育有四子一女，除次子从镇政府林业站退休之外，其他人均是普通的农民。

村里人的说法并不夸张，毛华清虽然务农，却有一个高大上的“朋友圈”，与多位将军曾是长征中出生入死的战友。

解放前的一天，毛华清正在村头的河边洗脸，突然有人问，“这不是毛华清同志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抬头一看，说话者是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，后来的开国上将萧华。

“挂了彩，打不了仗哩。”毛华清叹道。一番叙旧之后，萧华让部下把随身携带的钱财拢了一下，资助这位负伤的长征战友。

毛华清还有一位红军时期的战友，后来成为山西某地军分区司令员，在报纸上看到毛华清的报道后，给毛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提到很多战友，哪个当了司令，哪个当了政治部主任，甚至连当年的警卫都当上了市长。“老毛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开口。”

然而，毛华清悄悄地将信保存起来，放在了卷烟丝的纸盒里，再也没有提起。

毛华清识字不多，却有一个原则：不占公家便宜。毛国栋说，父亲生前唯一联系过的高官战友是开国少将王六生。1976年，毛主席逝世后，父亲作为红军代表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，顺便到王六生家吃过一顿饭，只为叙旧而已。